

死故曰善哉古之有死也死而不亡曰壽仁者壽不仁之人則與物偕盡而已故曰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微者有所歸宿之地生陽也生者德之光而光則本乎陽死陰也死者德之微而微則本乎陰故以生為行而死為歸亦陰陽動靜之義狂蕩之人其失之也外智謀之士其失之也內去彼取此世俗之蔽耳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

范曰人死曰鬼鬼者歸也歸其真宅之謂一旦攬有涯之生託無避之地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爾然疲役而不知所歸可不哀耶是乃迷而不知復者人謂之不死矣蓋今有人焉去鄉國離六親廢家業遊於四方而不知歸者果何人哉是特造化之流人陰陽之逆旅爾然疲役而不知歸者爾又有人焉鍾賢世矜行能修名譽自務誇張於世而不知已者亦何人哉是直飾智以驚愚修身以明污獨賣

名聲於天下者爾二者不同其於溺喪而不知歸一也而世與一不與一或自以為狂蕩之人或自以為智謀之士要之知所與知所去唯聖人能之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二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三 聖三
天瑞
或謂子列子曰子莫貴虛列子曰虛者無貴也

凡貴名之所以生必謂去彼而取此是我而非物今有無兩忘萬冥一故謂之虛虛既虛矣貴賤之名將何所生

范曰谷以虛故應鑿以虛故照管籥以虛故受聲耳以虛故能聽目以虛故能視鼻以虛故能歛有實有中則有礙於此虛固足貴矣然所貴在此所賤在彼貴賤之名未能兩忘而化於道又奚貴虛

子列子曰非其名也
事有實著非假名而後得也

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矣取也與也失其所矣

夫虛靜之理非心慮之表形骸之外求而得之即我之性內安諸已則自然真矣矣故物所以全者皆由虛靜故得其所安所以敗者皆由動求故失其所處

虛曰或問貴虛者曰無貴吾所以好虛者非為名也夫虛室生白吉祥止耳唯靜唯虛得其居矣若貪求取與神失其安然後名利是非紛競交濟將何以堪之故虛非我貴耳

范曰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至也守靜而篤致虛而極者豈在夫名聲之末哉一性之中咸有真宅有尸則有居矣有居則有所矣靜固足以應群動虛固足以受群實靜也虛也不為物換真宅在我居之安矣若夫有所取則有所求有所與則有所應馳其形性潛之萬物望舊都而惕然指先虛而流涕欲反汝情而無由入殆不啻若去國之流人也雖欲不失其所得手哉此天下失家至人之所悲也易以井為居其所良為止其所并者性之原良者性之止惟此則為不失其所故也事之破礪而後有辨仁義者弗能復也當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乃至虧喪凋殘方欲鼓仁義以求反性命之極者未之

得也鳴字 虛曰吾所言虛是修於未亂耳若使真性破毀心神汨昏更弄仁義之辭教易情之波蕩故不能克復矣

政和有貴斯有賤有名斯有實虛則無是也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虛固足以受群實靜固足以應群動故曰莫如靜莫如虛以虛靜為得其居者蓋言群動群實莫能闕之也以取與為失其所者蓋言去彼取此有所著也大道廢有仁義因事之破礪而後有辨仁義者豈能復歸於道哉 范曰莊子曰道德不廢安取仁義蓋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仁以立人義以立我而去道也遠矣事既破礪乃始覺尊為仁踐踐為義斬以慰天下之心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此古之至人所以提提而絕棄之者良有以也 粥熊曰運轉亡已天地密移時覺之哉此則莊子舟壑之義孔子曰日夜無隙立

以是徂夫萬物與化為體體隨化而遷化不暫停物豈守故故向之形生非今形生俯仰之間已涉萬變蒸散形朽非一旦頃至而昧者操必化之器託不傳之運自謂變化可逃不亦悲乎

范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若夫萬類日徂於一息不留之間俄成俄壞代廢代興迭盛迭衰條超條滅整渾之藏在今非故交臂之間已為陳迹大化密移而昧者不知也非通乎晝夜之道時能覺之哉

故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所謂川竭谷虛丘夷淵實也 損盈成虧隨世隨死此世亦往來相接間不可省時覺之哉

成者方自謂成而已虧矣生者方自謂生潛已死矣 范曰丘夷而淵實則損於彼者未必不盈於此裁成而木毀則成於此者未必不虧於彼損已而益成已而壞生死相備於無

涯之變往來相轉於不停之機日夜無隙
間不容柳非大明終始者疇覺所以然哉
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亦
不覺其虧

皆在冥中而潛化固非耳目之所瞻察

范曰消者俄且息氣固不頓進也盈者俄
且虛形固不頓虧也其進也日造所無而
好所新其虧也日減所有而損所成雖欲
執之而留皆自冥冥中去矣莊子整澤之
喻必曰夜半有力者負之而去蓋明乎此
亦如人自世至老貌色智態亡日不異皮
膚不髮隨世隨落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
形色髮膚有之盈者新故相換猶不可識
況妙於此者乎
間不可覺俟至後知

盧曰夫心誠潛運陰陽鼓作故形體改換
天地密移損益盈虛誰能覺悟所以貴夫
道者知本而不憂亡也
政和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妙不可
識則凡麗於形拘於數圍於天地之間者

二氣之運轉無已萬物之往來不窮求其
主張推行是者而不可得又烏足以知之
哉唯聖人通乎物之所造覺此而冥焉彼
俟至後知蓋亦後覺之莫覺者矣

范曰人生天地間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
盡其形化其心與之然若驟若馳莫覺莫
悟詎能不失赤子之心乎古之體道者以
神御形化而不化於化四肢百體將為
塵垢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萬化
而未始有極何足以息心已故舍德之厚
復於嬰兒上與造物者遊下與外生死齊
終始者為友

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
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
彼之所憂者惑矣而復以不惑憂彼之所
惑不憂彼之所憂喻積惑彌深何能相喻
也哉
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
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
夫天之蒼蒼非鏗然之質則所謂天者豈

但遠而無所極邪自地而上則皆天矣故
俯仰喘息未始離天也

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邪曉之
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

氣亦何所不勝雖天地之大猶自安於太
虛之域況乃氣相舉者也

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奈地壞何
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踏
步蹠踏終日在地上行止奈何憂其壞其人
舍然大喜舍字作此曉之者亦舍然大喜
此二人一以必敗為憂一以必全為喜此
未知所以為憂喜也而互相慰喻使自解
釋固未免於大惑也

盧曰天為積氣何處無氣也地為積塊何
處無塊也塊無所隱氣無所崩日月是氣
中有光者汝何憂於崩墜乎

范曰確然而上者天其運乎是直積氣耳
無為而清者耶不然將恐裂墮然而下者
地其處乎是直積塊耳無為而寧者耶不
然將恐發崑崙磅礴立礙於太虛之間憂

其壞者亦已惑矣憂彼之所憂者其惑滋甚以不惑是尚大不惑

長廬子聞而笑之曰虹蜺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嶽也河海也金石也火木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氣也知積塊也奚謂不壞

天混然未判則天地一氣萬物一形分而為天地散而為萬物此蓋離合之殊異形氣之虛實

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為大遠言其不壞者亦為未是天地不壞則會歸於壞過其壞時奚為不憂哉此知有始之必終有形之必壞而不識休戚與陰陽升降器質與天地顯沒也

廬曰積氣積塊以成天地有積有成安得無壞耶但體大難終不可則見若遇其壞時何得不憂

范曰經曰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於天地者乎則即空中以觀是為細物又曰天地

者形之大也則即有中以觀是為最巨以其難終故難窮以其難測故難識憂其壞者既為大遠言其不壞者亦為未是然復謂天地不得不壞過其壞時奚為不憂則長廬子之言由在可笑之域

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

彼一謂不壞者也此一謂壞者也若其不壞則與人偕全若其壞也則與人偕亡何為欣戚於其間哉

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

生之不知死猶死之不知生故當其成也莫知其毀及其毀也亦何知其成此去來之見驗成敗之明徵而我皆即之情無彼此何處容其心乎

廬曰夫天地者物之大者也形體者物之細者也大者亦一物也細者亦一物也有物必壞何用辯之哉且人生不知死死不

知生來去不自知成壞不能了近取諸己且未能知亦何須用心於天地而憂辯於物外耶

政和自器言之有成必有壞自道言之無成無壞圓於器者謂其有形有氣不得不壞通於道者知其不陷不墜莫得而壞惟達者知通乎此此列子所以無容心於其間也

范曰天地之在空中譬猶一漚之在水也水自為漚漚亦成水其壞亦水成已俄壞壞已俄成杞人之憂其壞是猶悲人之喪者也有憂彼之所憂者故能曉之是猶悲人之悲者也長廬子聞而笑之是猶悲夫悲人之悲者也進而上之壞與不壞無所容心是為至極之論然則生死之變去來之機皆不足以相知也壞與不壞曾何欣戚於其間哉

舜問乎烝曰道可得而有乎舜欲明群有皆同於無故舉道以為發問之端也

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

郭象曰夫身者非汝所能有也塊然而自有耳有非所有況於無哉

盧曰夫汝我者自他形稱耳非謂神明也俗以己身為我前人為汝欲有其道安可

得乎故曰汝身非汝有安得有夫道

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故重有此句曰是

天地之委形也偏位者也生非汝有是天地

之委和也故和故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

順也

積順故有存亡耳郭象曰若身是汝有則

美惡死生當制之由汝今氣聚而生汝不

能禁也氣散而死汝不能止也明其委結

而自成非汝之有也

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蛇也

氣自委結而蟬蛇耳若是汝有則男女多

少亦當由汝也

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以

皆在自爾中來非知而為之也

天地強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

天地即復委結中之最大者也今行處食息皆強陽之所運動豈識其所以然強陽猶剛實也而非剛實理之至反之虛和之極則無形無生不死不終則性命何所委順子孫何所委蛇行處何所止泊飲食何所因假者也

盧曰既不知神明之為道也故假天地以

言之天主神用地主形物涉有者委形也

體和者生性也應用者委順也情育者委

蛇也汝今行止食息但知強陽之所運而

不知神明之真宰也亦可得有夫道者耶

或曰虞舜聖人也安得不知道乎答曰夫

假賓主辨臧豈可玄然而已耶然莊子曰

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

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是知有濟物之

才君居極之位者未必能知道處山林之

下有獨善之名者未必能理人是故黃帝

即位三十年然後夢華胥之國放勳見乎

四子然後實然汾水之陽舜之末寤亦何

足怪之

政和虛則亡實則有凡得而有者皆可執而取之道妙無形深不可識既莫得而有而人之一身形體性命方該而存條化而亡亦安能有形者體也故以身為天地之委形和者氣也故以生為天地之委和物

之生也順性命之理而已故以性命為天

地之委順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故以孫

子為天地之委蛇若然者亦非我有也故

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既

有制之者矣亦有使之者矣直天地強陽

氣之所運動而已又安能有夫道雖然道

者人之所共由也故曰道特為汝居是豈

然不可得而有耶蓋認而有之則莫能有

唯聖人有之以不有耳

范曰道本無物汝身亦虛虛而非有道將

孰寄故觀天下之物汝之所得擅者莫若

乎身身之所存者莫若乎生其生之本者

莫若乎性命也其身之所親者莫若乎孫

子也汝皆不得而有之故觀汝之身知本

無知則行安知所往處安知所持食安知

所味是皆天地強陽氣之所為耳所謂道者汝安得而有耶

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為盜始吾為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壞自此以往施及

州間向氏大喜喻其為盜之言而不喻其為盜之道遂踰垣擊室手目所及亡不擇也未及時以賊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之謬已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為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若夫為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

謂春秋冬夏方土出所有也

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澍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鼈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鼈

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

天尚不能自生豈能生物人尚不能自有豈能有物此乃明其自生自有者也

然吾盜天而亡殃

天亡其施我公其心何往而有怨哉

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

天尚不能與豈人所能聚此亦明其自能自聚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

人有其財我犯其私所以致咎

盧曰夫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既無情於生育豈有心於取與哉小大相吞智愚相役因時以興利力制以徇私動用取與皆為盜也人財則不爾主守以自供取之獲罪此復怨誰也

范曰盜有羨志取非其有然有所謂公盜者有所謂私盜者禾稼土木禽獸魚鼈天之所生國氏盜之而亡殃金玉珍寶穀帛貨財人之所聚向氏盜之而獲罪二者不同非其有而取之則一也

向氏大惑以為國氏之重罔己也遇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况外物而非盜哉若其有盜耶則我身即天地之一物不得

不私有之若其無盜耶則外內不得異也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也何而有之皆感也

夫天地萬物之都稱萬物天地之别名雖復各私其身理不相離何而有之心之感也因此而言夫天地委形非我有也飾愛

色貌矜伐智能已為惑矣至於甚者橫切外物以為己有乃標名氏以自異倚親族以自固整章服以耀物藉名位以動眾封殖財貨樹立權黨終身欣玩莫由自悟故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莊子

曰百骸六藏吾誰與為親頌斯旨也則方寸與太虛齊空形骸與萬物俱有也

范曰竊有大小皆迷者也向氏喻其為盜之言而不喻其為盜之道故失之於殉貨國氏喻其為盜之道而不喻其所以為盜之道故失之於累物苟得乎道則內之一身不可橫私也况於外物之紛紛乎何則且人之生也百骸九竅六藏該而存焉吾誰與為親認而有之是為大惑惟能不以利累形不以形累心則視萬物與我將擇

焉而不可得及吾無身吾有何慮
國民之盜公道也故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
得罪

公者對私之名無私則公名滅矣今以犯
天者為公犯人者為私於理未至

盧曰天地無私取之無對故無殃也人心
有私取之有情故為盜也以有私之心取
有私之物私則有對得罪何疑故法者禁
人之私無對無禁也

有公私者亦盜也

直所犯之異耳未為非盜

亡公私者亦盜也

一身不得有財物不得不聚復欲遺之
非能即而無心者也

盧曰聖人設法教化不害人不侵衆者皆

非盜也不違法者則為公道違於法者則
為私道焉雖不違於公而封於己者亦為
盜也况違法封己乎

公公私私天地之德

生即天地之一理身即天地之一物今所

愛吝復是愛吝天地之間生身耳事無公
私理無愛吝者也

知天地之德者孰為盜耶孰為不盜耶

天地之德何耶自然而已何所歷其公私
之名公私之名既廢盜與不盜理無差也

盧曰知公知私而無私焉與物同例而不
怪者是天地之德也若知天地之德取而
無私心者是不欺乎天取之不殊於衆人
得之無私不為盜若然者誰為盜耶誰為
不盜耶唯了神悟道者知之矣

政和取非其有無非盜也或以公道而無
殃或以私心而得罪時在夫不累於有與
認而有之之間耳然有公私者未能無差
故曰有公私者亦盜也而無公私者亦未
能勿忘故曰亡公私者亦盜也公公私私

任其自然而無容心焉則兼懷萬物是謂
天地之德知夫此者泯然大同雖參差不
齊而與天地為合吾焉能知其辨哉故天
瑞之篇終焉

范曰自營為私背私為公公本無名因私

而得天任理則大而公故國民盜天之所
生則為公道人任情則小而私故向氏盜
人之有則為私心自道觀之皆在一曲有
公私者亦盜無公私者亦盜公公私私天
地之德聖人兩不廢焉覺此而冥則盜與
不盜焉能知其辨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三